

首钢岁月



北京人没有不知道首钢的。  
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到尽头,有一个大红门,便是首钢,里面是一座百年岁月构筑的钢铁丛林。  
几十年来,首钢在北京人心中的印象不断变化:那些林立的烟囱,曾是大工业时代的骄傲,最终却变成了空气污染的元凶;钢水飞溅的车间曾有年轻人向往的沸腾生活,如今已经沉寂;当厂房改建成动漫基地,车间变身金融大厦,首钢的印记终于模糊不清了。  
然而,在吕亦文的心里,首钢是随时随地涌起的一种自豪,但也是午夜梦回时的那份怅然,是横亘在心头的一根刺。  
45岁的吕亦文曾是首钢数十万职工中的普通一员,20岁满怀憧憬迈进首钢的大门,不到30岁在纠结中选择离开,他见证的只是首钢百年变迁的短暂一刻,而这一时刻对他来说,是整个的青春。  
首钢,烙刻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,即使停产,即使搬迁,它都还在那里。

# 青春是怎样“炼”成的

张鹏

## 壹 曾参与天安门旗杆的制作

虽然离开首钢已经十多年了,可是吕亦文仍然觉得自己是个“首钢人”,因为那种根深蒂固的感觉随时就会冒出来。

“每当经过天安门广场,心情特别激动。每天看升旗那么多人,但是很少人想过,那巍然屹立、闪闪发光的国旗杆是谁做的呢?那曾是我们首钢机械厂全体职工的杰作。”当然吕亦文并不知道现在的旗杆跟首钢还有没有关系,但自豪感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因为当年他曾亲眼见过国旗杆的蓝图,协助过负责提供特殊钢管和轴承的工程师,并采购过一些辅料。那时他才二十几岁。“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,天安门旗杆顶部有颗金光闪闪的大球,那是特制的钛合金球,不会生锈,坚固异常,总共做了五六个,工人师傅从中挑选出一个焊接在旗杆顶部。每当我和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,我都会心潮

澎湃,感慨异常,但是孩子不懂我心中的那种感觉……”

现在的孩子们更不会懂,当年,一座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多大。当吕亦文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了对首钢的向往,18岁时,他选择到偏僻的西郊石景山上一所大专——首钢职工大学,每天从东大桥骑车一个半小时到学校,风雨无阻。

“这个学校当时很火,因为它是定向培训,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首钢工作,在北京人的眼里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前途,大企业、稳定、收入高,就像进了保险箱。”

这一年是1988年,从1919年就在石景山开始兴建的这座工厂迎来了它最好的时代,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试点企业,首钢进入辉煌的全盛时期,创造了连续10年利润增长20%的奇迹。

## 贰 朋友“不打不相识”

吕亦文在学的是物资管理专业,当时很紧俏,可让他没想到的是,两年后毕业进首钢,他被分配到机械厂做一名工人。

当师傅把一个大石碾子交给他,让他去压沥青的时候,吕亦文当时就傻了,作为一个城里孩子,他从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,可这还算是轻的,翻砂、清铲、卸车皮、炉前工,四个最累的工种他干了个遍。“受了好几次工伤,炼钢炉前不小心被钢水溅到,胳膊上立刻肿起大红泡,还曾经被几吨重的模具砸伤脚,一下子昏了过去……”

20岁的吕亦文累到不行的时候,竟会感到绝望,就是在这种煎熬中,吕亦文开始真正接触并习惯首钢生活。

首钢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石景山区,在这里,首钢像一个符号和烙印,无处不在,凡是首钢的,人们说起来似乎都带着一种自豪和优越。“公交车可以直接开进厂区,设了很多站,附近居民喜欢周末到首钢的剧场看电影;首钢还会每周定期

供应面包香肠等副食品,这种首钢副食品在全区很紧俏,类似于现在的特供。”

“首钢是个小社会,有它自己的气场和氛围,和外边很不一样,离开之后才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大多数工人都保持着质朴的本色,这里的游戏规则简单直接,很少钩心斗角,大家喜欢较劲不服输,但只要你有样本事让别人服你,他就能为你两肋插刀。”

当时首钢工人中有个名人,外号“大油饼”,在工人中威望甚高,就是因为他一口气能吃十六七个油饼,首钢食堂的油饼每个都有小脸盆那么大。

“我也是受了这人的启发,有一次和一大帮工人打赌喝汽水,首钢特制的那种大瓶的汽水,我一口气喝了17瓶,没人能赢了我,从此他们就把我当兄弟了。”吕亦文在首钢的好哥们都是打赌、摔跤交上的,这里的逻辑是不打不相识。吕亦文很快就交了一大群朋友,“那段日子虽然又苦又累,回想起来又特别快活。”

## 叁 火辣辣的首钢姑娘

对年轻的工人们来说,最吸引他们的还是首钢的姑娘。“首钢的姑娘也和外边社会上的不一样,虽然这里姑娘少,像碗里的肉一样被一大群小伙子盯着,但是姑娘们毫不矜持,性格泼辣,热情爽朗,甚至脾气火爆到让小伙子们有点‘怕’了。”

在吕亦文的记忆中,首钢姑娘主要集中在制图班、晒图班和实验班,人数不到全厂工人的10%,她们走到哪儿,都是被注目的对象。

“有个女孩以前是部队的电话兵,退伍后来到首钢的实验班,人长得特别结实,和男工关系很好,经常给我们打饭洗衣服。有男工对她颇有好感,可是一次亲眼目睹这女孩骑车居然把自行车后轮胎压爆,小伙子惊呆了,最终还是决

定撤了,这姑娘太女汉子了。”

小伙子们还喜欢给姑娘们起外号,“有个开天车的女工,人长得特别白,车间那么脏,一出汗就满脸黑道子,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‘白板’,她知道了也不生气。”

有些女工性格不但泼辣,而且已经到了刚烈的程度。“厂里曾经出过一件大事,一名女工因为工资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,骑在厂长的窗户上就要往下跳,吓得我们那位留苏的专家老厂长差点背过气去。”

吕亦文印象最深的是首钢姑娘那火辣辣的眼神,“不会一上来就问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,她们要是对你有好感,不会含情脉脉地表白,抄起饭盒就直接给你买饭,抢过脏衣服就帮你洗。”

## 肆 一意孤行离开首钢

吕亦文一直记得1991年底的那天,他刚拉着碾子轧完沥青,光着膀子汗流浹背,一位师傅忽然过来对他说:“明天,你去供应科报到吧。”这意味着经过一年半实习他终于转正了,在他的同学中间,他是最早转正的一个,原因是“干活最不惜力”。

没想到进了科室,干上采购专业,新考验又来了。“转正第二周,科长让我一个人去甘肃嘉峪关出差,要采购3个车皮的黏土,而且只给我一半的货款,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?”科长说出了这么“难为”他的理由,因为他没资历,要想站住脚就得证明自己,这依然是一脉相承的“首钢逻辑”。

吕亦文不甘示弱,当即揣着货款第一次出远门。“到了嘉峪关,人家一听是首钢的业务员,接待规格特别高,连局长都亲自来了,西北人豪爽,喜欢在酒桌上谈生意,我就想喝趴下也不能丢首钢的脸。”

灌下了一瓶五粮液,吕亦文胃疼得满地打滚,最终还是成功签下了合同。“其实人家不是冲着我灌了一瓶五粮液,还是冲着首钢的名头,即使只付一半货款人家也信任,这种时候,首钢人那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。”

果然如科长所说,吕亦文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,做业务员在全国跑。可是慢慢地,他觉得有点不对头了,能付的货款

越来越少,很多时候都得长时间拖欠,首钢的名头再响,供货商的脸色也开始不好看了。一次吕亦文要去外地采购,去财务科要支票,科长一句“没钱”就要打发他走,他火了,和科长争执起来,科长冲口而出:“别说货款,厂里职工的几十万元奖金还没着落呢,你有能耐去找公司领导要去!”

吕亦文赌这口气,头也不回就奔总公司去了,真向领导要钱去了。“当时公司领导正在开会,我推开门就进去了,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胆子,我说我是机械厂的,职工开不出奖金,意见很大,要求领导解决。好多大头儿都在,大伙面面相觑,最后公司领导面子挂不住了,给了我们厂40万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,科长也惊呆了,这40万给全厂职工救了急,吕亦文也成了厂里的“英雄”。奖金发了,可亏欠的货款还是越积越多。

当时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波及全国的三角债问题使国企改革进入困境,首钢也不例外,盛极一时的国企光环也在慢慢褪色。负责采购的吕亦文由于欠款问题接连受挫,终于萌生了离开的念头。1998年,28岁的吕亦文在一纸“下岗申请”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“父母、亲戚、朋友,所有人都反对我走,因为当时像首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还是最稳定的地方,可我还是一意孤行地离开了。”就这样,吕亦文离开了首钢,同时也与自己的青春从此作别。

(本文原载于2015年4月13日《北京晚报》)

